

血影神功

陈青云著



古玉清仰头正在四下张望之际，突然，一声巨响，左边一口棺材的顶盖掀开，从里面爬出许多大拇指粗的黑色蜈蚣来。

古玉清见满室都是蜈蚣，来势汹汹，忙转身对终南酒客道：“耿大侠，请你把酒借给我。”

终南酒客忙把酒葫芦递了过去，古玉清接过酒葫芦，打开喝了一大口，向四周扑来的黑蜈蚣喷去！

顿时，一道红光，从古玉清口中飞出来，黑色蜈蚣，一触红色火光，立即便化为灰烬。

室内红光几闪，成千成万的黑色蜈蚣，刹时之间，便被红光吞没了。

古玉清朗声道：“在下古玉清，带着一批中毒已深的武林朋友专诚拜访教主求医，并无其他恶意，请教主出来见面。”

语声方落，忽听到一阵不屑的笑声道：“你小子是什么东西，敢奢望见到教主？别做梦了。”

古玉清怒道：“小爷是为了向你们教主求医而来，并非故意和你们来结仇，你们如果不去通报教主，企图拦阻伤害这些武林朋友，到时候可不要后悔……”

古玉清话声未落，忽闻冷笑之声，又响了起来，道：“凭你们这几块料，还想闯进‘南天门’，通过‘十八险’，去见到教主，别白天做梦了吧！”

古玉清微微一怔，暗忖道：“原来通过南天门还要经过十八险，才能到达‘红潭’，看来，今天必有一番恶战了。”

古玉清正忖间忽听到那阴森的怪笑之声，又传了过来，道：“小子，你现在大概知难而思退了吧，告诉你吧，五十

年来，武林中就没有一人能越过十八险而到达‘红潭’的人，凭你这两手，嘿……嘿嘿……”

古玉清运足目力，寻找许久，仍然没有发现那说话发笑之人，以他超人的目力，大厅里虽暗，仍不难发觉，他想：“那说话发笑的人，可能是躲在一个秘密的机关里。”

古玉清回头对群豪道：“为了大家，今日我们只有硬闯‘十八险’了！”

说着，从怀里取出两柄霞光剑，在手中一挥，登时满室霞光，照耀如同白昼。

就在霞光泛起时，那十二口棺材之中，突然，每口棺材里，跃起一个白裳拖地，长发披肩，赤足袒胸的美人来。

十二个美女，个个如花似玉，天香国色，她们跃出棺材之后，顿时满室浓香扑鼻，撩起人的绮念……

大厅之中又发出来悠扬音乐。

室中十二金钗，随着那悠扬的旋律，便扭动他们婀娜多姿的身材，婆娑起舞。

群豪一时之间，看得眼花缭乱，难以克制自己。

悠扬的音乐，曼妙的舞姿，使人看了有点飘飘然，那十二个美女，渐渐地把身上的白裳，缓缓地一件件脱去，露出丰满的胴体，室内更撩起无边的春色……

群豪本来中了“狂色五味毒”虽然服了压制药丸，可是，现在经女色一引诱，他们便登时感觉体内色情冲动，慾火缓缓燃烧起来。

古玉清朗声道：“谁也不能接近这些女子，否则，是自取杀身之祸。”

古玉清正挥剑想冲出大厅时，突听身后传来一阵哆声哆

气的叫声。

古玉清忙回头一看，只见有一个美女已被木景奇一抱入怀中。

古玉清大怒，厉叱一声，霞光剑一挥，木景奇惨叫一声，便吓得爬了下去。

群豪一看木景奇，见他头发完全被霞光剑削得精光，当下吓得面色如土，良久说不出话来。

古玉清手指木景奇，厉声叱道：“暂时饶了你，如果不听话，小心你的脑袋！”

那些美女俱都面色一变，其中有一个女子缓缓向古玉清走近，对古玉清妩媚一笑道：“哎哟，干吗生气？来，来，来，小奴家替相公消消气……”

她一面说，一面向古玉清走近，伸出莹白似玉的纤手，向古玉清身上摸去。

古玉清大喝一声，飞起一脚，便把那女子踢起一丈多高。

他转身朗声道：“各位今日要求生，只有尽力控制自己，不为外物所动，各位随我来！”

他大步向前走去，这时，大厅四周都是铁门紧闭着，古玉清暴喝一声，手中的霞光剑，向铁门上一挥，霞光一卷，一阵“叮当”响声，铁门便被戮开一个大洞口。

古玉清身形一晃，便首先向铁门外冲去。

他冲出铁门外，眼前的景色，顿使他一惊！

原来，通过大厅，便是一片大广场，广场上一共坐了有一百多只巨狼，而在那狼群的中央，盘坐一个蓬头散发的青衣老者。

那青衣老者用满布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了古玉清一

眼，然后闭上双目。

此巨狼所坐的位子，距离间隔，都是一样，看去好似一种阵式。

一只只都是将血红的舌头伸出来长长的，凶目瞪得大大的，作势欲扑。

古玉清虽然身怀绝学，可是他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豺狼，猝然一见，如何不使他惊骇。

站在古玉清身后的常遇青，道：“贤弟，那些豺狼所坐的位子，似乎合符一种阵式……”

古玉清点头道：“青哥所说不错，它们正是布成一种阵式，阵中央那位青衣的怪老头子，便是指挥的人。”

常遇青面色一整道：“这些豺狼，都是非常凶猛无比的，如果再有人指挥，更能发挥凶性，贤弟玉体刚痊，依愚兄之意，不要冒险去找红潭教主了，我们退回去吧。”

古玉清摇摇头，道：“其他的人生死，小弟倒不十分关心，只有青哥你……”吁了一口气，面上表露出坚定之色，道：“为着知己一死，死有何憾！”

言訖，大步向场中走去！

突然，一声巨喝道：“站住——”

古玉清闻言怔了一下，情不自禁地停下步来，冷冷地扫了那场中坐的青衣老者一眼道：“糟老头子，你要怎样？”

那青衣老者冷眼凡声，接口道：“小子，你如果在向前走三步，老夫的‘独出独入阵’便要发动了，到那时候，嘿嘿嘿……你们都没有命了……”

古玉清豪情勃发，口中发出一声清啸，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糟老头子，限你立刻撤除此阵，否则五步之内，取汝首级。”

青衣老者仰面发出不屑地一阵长笑，笑了许久，才收敛笑容，阴森森地说道：“五十年来，还没有一人闯出此阵的，小子吹大气，一刻之后，便没有命了。”

古玉清厉喝一声，贯功于双剑之上，登时霞光暴涨，直冲云霄，遥遥地向青衣老者攻去！

他这一击，乃是“霞光剑法”上的第一式——“苍龙升天”。霞光一闪，即飞了过去。

青衣老者口中嘿地一声，便向阵式的后面遁走，口中含着竹哨子便吹了起来。

尖锐的哨声响起，一百零八只豺狼，都狂吠游走过来。

一百多只豺狼叫的声音，听起来使人心惊胆颤。

古玉清回首对群豪道：“你们都后退远一点，免被豺狼所伤。”

常遇青道：“这么多凶猛的豺狼，岂非一人能挡得住么？”

古玉清笑道：“它们在考验小弟这柄霞光剑是不是锐利，青哥快闪开一点，它们冲过来了。”

阵中九只豺狼为一群，游走一周之后，便呼啸地向古玉清冲来。

古玉清一提真气，将真气贯注在霞光剑上，清啸一声，霞光暴射，变成两道银虹，斜斜地击了出去！

银光在九只豺狼身上一个迴旋，便闻到几声凄厉的惨叫，他们都被剑光划破肚皮，栽倒一丈开外。

鲜血流得全场都是，溅得古玉清满身都是血跡。

第一群豺狼死伤在剑气之下，第二群巨狼又冲了过来。

他们张牙舞爪，来势汹汹，如大海中的巨鲸，一卷即至。

古玉清口中发出冷哼之声，手中双剑一摆“霞光剑诀”中的第二式——“雷雨交加”，击了过去。

霞光万道，恍似电奔雷鸣，如风雨般在九只豺狼身上一卷，那些豺狼便被霞光卷起扔得老远。

古玉清口中发出“嘿”的一声，伸手抓起一只受伤的豺狼，向站在阵中的青衣老者身上扔去。

一扔三四丈远，那老者袍袖一拂，便把扔去的豺狼拂在地上。

古玉清手中剑尖指着青衣老者喝道：“糟老头子，你如再用豺狼阻止我们的去路，小爷把这些丑类便要悉数杀绝。”

青衣老者张着血盆似的嘴巴，露出一副狞狰的相貌，两只滴布血丝的眼睛，扫了古玉清一眼，嘿嘿道：“老夫就不

相信你小子，能冲得出去‘狼山煞魂阵’！

他口中的竹哨，又吹了起来。

这一次他吹的哨音，急促尖锐，带有杀伐之音。

哨音响起，那些兇猛的巨狼，又开始暴吠游走过来，这一次游走的速度，较前次快得多，一阵呼啸之声，恍如千军万马，怒涛澎湃，一眨眼之间，便有一群巨狼向古玉清冲去。

这次冲去之势，既凶猛又奇快！

古玉清忙驭剑出击，霞光一闪，怪叫连天，八只巨狼，都伤在剑光之下，可是其中一只，越过剑光，腾身如猛虎下山似的，向古玉清扑来。

古玉清见状大吃一惊，忙身形一闪，展开“遁影幻从”最上乘的轻功，幌眼之间，便不见人影。

那只巨狼扑了一个空，连声怪吼，便向群豪扑去。

群豪因中了“狂色五味毒”功力多半已经消失，蓦见巨狼扑至，大家一阵慌乱，纷纷向后逃命。

常遇青忙打出一招掌风，想把巨狼逼退，可是，此刻他的功力已经消失，一招拍出，竟逼退不了那只巨狼。

那只巨狼凶性大发，怪叫一声，立即向常遇青身上扑去。

古玉清大惊失色，尖叫一声，要想出手抢救，但已经来不及了。

那只巨狼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向常遇青面上咬去，常遇青吓得尖叫一声，便倒了下去。

蓦在此刻，日光一闪，巨狼被摔到一丈多远，紧接着半空中闪下来一道人影。

常遇青挺身坐起，抬头一看，巨狼惨死地上，他面前多了一个白髯垂胸、白眉入鬓、年纪在八旬开外、身着黄袍、鹤发童颜的老丈来。

那黄袍老丈吁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老朽如果晚来一步，这孩子便没命了。”

常遇青并不认识这个黄袍老丈，在场所有的群豪，竟没有一人认识这位黄袍老人，古玉清按剑，双目不瞬地注视这位老者。

这位老丈从半空中闪下，能在遥远的地方发掌救人，动作之速，轻功之高，罕闻罕见，群豪莫不惊愕地望着他。

黄袍老丈慈祥的目光，看了常遇青一眼，缓缓道：“常少侠受惊了？”

常遇青暗暗吃了一惊，他想不到眼前这位古怪老人，不但武功高绝，而且还知道自己姓氏，他们从未缘怪一面，怎会知道自己姓常？……

他是谁？……

常遇青忙站起来，拱手一礼，道：“在下多蒙老丈救命之恩，不知老丈尊姓大名，能否告知，以俾日后图报。”

黄袍老丈淡淡一笑道：“老朽已有一个花甲以上的岁月，没有用姓名了，俗名早已忘记，路过此地，见野兽逞凶，举手之劳，何用挂齿！”

常遇青幽幽一叹道：“救人大恩，不望人报，此种义行侠举，古今又有几人？可惜我常遇青不才，身中剧毒，恐怕活不了多少时日，但愿来生报答老丈。”

黄袍老丈讶道：“常少侠身中剧毒？不知中了什么毒？”他缓缓拿起常遇青的手一看，皱眉道：“大概是狂

色五味毒吧？此毒只有红潭教主的‘辟毒珠’可解，老朽先给少侠服几颗药丸，恢复你的功力，同时压制毒性暂时不发作，然后去红潭找那红潭教主，彻底治疗。”

言讫，从怀取了三颗药丸，给常遇青服了。

这时场中的“狼山煞魂阵上”又发动起来了，古玉清正在这剑苦斗那些前仆后继的巨狼。

黄袍老丈道：“常少侠服了药丸之后，宜在地上盘坐调息一番，武功便可以缓缓恢复，老朽去助那位少年一阵子。”

常遇青依言坐在地上闭目调息。

黄袍老丈步履如云，向“狼山煞魂阵”中走去，对那些扑来的巨狼，既未见他出手反击，也没有见他停止踱步，他两只宽大的袖袍走起路来，前后摆动。可是，那些扑去的巨狼，没有距他三尺，便纷纷地向后暴退。

黄袍老丈一直走到坐在阵式中央那个青衣老者的前面不到三尺的地方，才停下来。

那蓬头散发的青衣老者用惊讶的目光注视了黄袍老丈，心中忖道：“这老头子进阵如入无人之境，这份武功，足以惊世骇俗了。”

他正在忖念间，黄袍老丈突对他拱手一礼道：“阁下所摆的‘狼山煞魂阵’，确为武林中的奇阵，老朽佩服，阵前那些武林朋友都是身中剧毒，不远迢迢千里赶来求医，阁下就发个慈悲，放他们过去吧！”

青衣老者冷哼一声，问道：“你是什么人？凭什么叫子，来对老夫讲情？”

黄袍老丈面色微微一变，但马上恢复了平静，淡淡一笑

道：“老朽姓名早已不用了，无可奉告，适才路过此地，凭一片惻隐之心，向阁下讲个人情，不情之请，不知可否？”

青衣老者两只滴布血丝的眼睛，扫了黄袍老丈一眼，怒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黄袍老丈笑道：“阁下不要开玩笑，谁不知道这是泰山南天门里。”

青衣老者喝道：“南天门里有‘十八险’，你知道不？数十年来，谁人敢闯十八险，闯的人有出去的没有？”

他越说越大声，气势咄咄逼人。

黄袍老丈右手捋了一下白髯，微微一笑道：“这个老朽知道，不过他们为求医而来，就是你们教主本人，也不会如此不通人情，见死不救呀！”

青衣老者怒喝一声道：“谁不通人情，血潭是这样好进的么？”

黄袍老丈微带怒意道：“如果我今天一定要进去呢，你能把我怎么样？”

青衣老者暴吼如雷，道：“那你不妨去试试！他手中拿着竹哨子，尖锐地又吹了起来。”

黄袍老丈忙道：“阁下且慢施为，老朽随便表演几手，你看是否有资格进入红潭。”

青衣老者停住吹哨，问道：“你想在老夫面前卖弄几手什么花枪？”

黄袍老丈哈哈大笑道：“老朽这些虽然只是雕虫小技，可是要叫你心服口服。”

他手指那些闻道哨音正在游走的巨狼道：“老朽就在一招招之间，制服这些凶狠的豺狼！”说着，双手平伸在胸前，

突地两只宽大的袍袖向外一拂，登时，一股巨大的旋风在阵中急旋而起……

倏然间，连地上的树木都被旋风卷得拔出地面，阵中的巨狼，均被旋风卷起离地五六尺高，一只只都发出惊悸沙哑的惨叫。

突地，黄袍老丈袍袖一卷一收，旋风便停止下来。

连连“叭哒”之声，那些巨狼都摔跌在地上，动弹不得了。

他这一招刷停，青衣老者口中发出惊呼道：“移山倒海！”

他用惊讶的目光注视了黄袍老丈一眼，呐呐地问道：“你……你……莫非就是传言中的‘仙影神君’么？”

黄袍老丈淡淡一笑，微微领首，表示青衣老者的话说得不错。

黄袍老丈手指广场中东端那株十人合抱的大枫树，道：“老朽再献一次丑，阁下且向那株大树看去！”他举起右手，缓缓向那株大枫树推去一掌。

青衣老者并没有看见有什么凌厉的掌风扫去，他眨了一眨眼睛，乾咳了几声，可是不到半分钟之久，便见那株大树剧烈地晃动起来。

渐渐地，树叶掉落了……

渐渐地，树干粉碎般地一块一块地脱落下来……

不到半盏茶的光景，那株十人合抱的大枫树，树干整个粉碎脱落，“轰隆”一声巨响，整个大树倒了下来。

青衣老者，面色陡变，惶呼道：“无影神掌——”

黄袍老丈淡淡一笑道：“一点薄技，不值得阁下如此大

惊小怪的。”他转身对站在阵内的古玉清：“少侠如果不是大病三载，功力也许还要超过老朽。”

古玉清忙笑道：“老丈神功，在下莫及。”

黄袍老丈浅浅一笑，用右手又捋了一下白髯，低声道：“少侠手中的霞光剑可否借老朽一用？”

古玉清点头，把剑递了过去。

昏袍老丈接过霞光剑，目光注视剑上的霞光，笑道：“圣母老前辈赐给少侠这两柄宝剑的用意，少侠懂得吗？”

古玉清双腮一红，便低下头去。

黄袍老丈握住剑柄，对青衣老者发出一阵哈哈大笑道：“老朽在剑上再献一次丑，阁下且看了来——”

青衣老者一双凶目瞪得大大的，仅仅点了一下，因为，刚才他已看了这黄袍老人，表演了两种惊人的绝技，吓得全身在颤抖。

黄袍老丈双手握住两把霞光剑，双目注视两把剑尖，运气一周天，突然沉喝道：“看剑——”

“剑”字甫落，登时两道霞光，如似两道银虹，直飞上半空之中。

当银虹直贯云霄时，突地空中霞光像闪电似的，从空中化成千道霞光，急递向阵中射来。

紧接着，一阵惨叫，整个阵中的豺狼，四只脚都被削断了。

无数只巨狼，痛得在地上惨叫打滚……

青衣老者见状大惊失色，厉喝一声道：“李公石，你把老夫五十年来用心血培养出来的巨狼，毁于一旦，老夫和你拚了。”说着从身上撤下长剑，欲出手一击。

黄袍老丈仙影神君李公石微笑道：“老朽已替武林中除了一些凶残的丑类，阁下如果有自知之明，还是快走吧！”

青衣老者怒道：“我们红潭教素与你姓李的没有恩怨可言，你为何把老夫的奇阵破了，而结下这次梁子？”

仙影神君李公石闭目叹道：“老朽并不愿意与贵教结下这笔血债，可是，身为武林中人，应负有锄奸抑强的责任，阁下驱狼噬人，老朽途经此地，看见了怎么忍心不管……”

青衣老者暴喝道：“李公石，你管得好，从此惹火上身，有能耐接下老夫这一剑！”

青衣老者手中长剑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泛起一道寒光，向仙影神君李公石头上射来。

仙影神君李公石，不闪不避，等剑光触及他的身体时，他口中发出沉喝之声，长臂一探，右手中食指，便夹住对方射来的剑尖。

仙影神君李公石中食指微一着力，向前一拉，青衣老者手中的长剑，便脱手而出，仙影神君李公石手中却多了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

他将长剑向青衣老者面上抛去，朗声道：“驭狼疯人，接回你的剑吧，老朽这次饶了你，还不快滚！”

青衣老者，面色陡变，忙伸手接住飞来的长剑，对仙影神君空手夺白刃的神技，大为折服。

他略一定神，一咬锯牙，恨恨道：“我御狼疯人如果不死，二十年后再见！”

转身几个起落，便消失不见了。

在场群豪，目睹仙影神君李公石的绝技，和破阵的神力，均看得目瞪口呆，一时都说不出话来。

仙影神君缓缓向古玉清走近，交还霞光宝剑，慈目向古玉清耳边一扫，淡淡一笑。

古玉清忙拱手贺道：“久闻神君大名，未能一睹仙仪，今日幸会了。”

仙影神君忙抱拳答礼道：“阁下大名久震武林，老朽恨无缘拜晤，今日能睹风采，‘天凤’之名果然传言非虚……”

古玉清面色微微一变，忙干咳了几声，打断对方的话，道：“神君绝技，贯盖古今，今日对我等施以援手，在下心领了。”说毕转身向群豪朗声道：“狼山煞魂阵已破，我们该走了啦！”

常遇青一挺身形，便站了起来，微微运气行功，顿感百穴畅通，功力已经恢复了许多，他心中一喜，忙对仙影神君拱手一礼道：“晚辈服了老前辈几颗灵丹，功力已经恢复许多，特此致谢。”

仙影神君微笑道：“几粒药算不得什么，何劳常少侠挂齿，你们出阵之后，还要经过许多明卡暗樁，处处该要小心。”

常遇青一愕，问道：“神君不同我们去红潭了吗？”

仙影神君李公石淡淡一笑道：“常少侠功力不弱，那位黄衫少侠更是神勇异常，你们此去有惊无险，不用老朽去了，老朽还有别的事待办，就此告辞了。”

说着，身形微微晃动，便飘然而去，眨眼之间，便不见人影。

古玉清见状，双眉一皱，微喟地自语道：“仙影神君之名，果然不虚、武学浩瀚，永无止境，人外有人，天外有

天，自己一点功力，真渺小得微不足道了。”

常遇青笑道：“贤弟年龄比起仙影神君，不知要小若干倍，你如果到了他那种年龄，武学也许会超过他多少倍哩！”

古玉清嘴角激动一下，咬了一下嘴唇，道：“下次碰见仙影神君时，我想同他较量一下。”

常遇青哈哈大笑道：“我的好弟弟，你的武功不弱于他呀，何必争这个虚名，我们该走了啦。”

古玉清幽幽一叹道：“青哥失踪三年，小弟便一直大病，几乎死去，武功更谈不上练了，唉！武学一途，如逆水行舟……”

常遇青笑道：“我的好弟弟，不要伤感了吧，等愚兄事毕，陪你去没有人烟的地方好好练上十年八载，你说好不好？”

古玉清面色登时笑容绽开，嘻嘻几声道：“青哥，到时候你可别忘了啊！”

二人相视大笑，常遇青自服了仙影神君的药丸，功力已恢复了许多，此刻，他精神一振，虎驱一晃，向广场对面奔去。

群豪随在他的后面，跟了进去。

八、七星天煞阵

常遇青等人通过那座大广场，便看见有一座高约六七丈的绝壁，横亘在他们的面前。

绝壁光滑如镜，一看便知道是人工修筑而成的。

想要飞越这座绝壁，非要有上乘的轻功不可。

常遇青仰首向绝壁上望去，只见绝壁之上，排立了十二

个劲装大汉，那些大汉手中都拿了一根黑色的长筒。

十二只黑色长筒，正高高举起对准绝壁下的群雄，蓄势待发。

十二个劲装大汉的后面，一块大石头上，跌坐一个黑袍老者，那老者黑须至胸，猴面鼠目，一副怪相……

他闭目而坐，身旁放了五个银光闪闪的东西，因为距离太远，看不清楚，

常遇青停步看了眼前的景色，略一皱眉，正想开口说话，忽听古玉清道：“那十二个劲装大汉手中的黑筒，一定是暗器，青哥后退一步，由小弟来对付他们。”

常遇青笑道：“贤弟在‘狼山煞魂阵’中，战久应该休息一下，这一关由愚兄来闯一下，试试功力恢复了几成。”

古玉清把手中霞光宝剑，递给常遇青一把，道：“此有雌雄两把，现在小弟把雄的霞光宝剑赠兄，请好好珍藏，见剑如见人……”说着双眸如秋水般，瞬也不瞬地望着常遇青，面上露出妩媚的笑容，娇艳动人极了。

常遇青心中一动，忖道：“霞光雌雄二剑，他把雄剑赠我，难道他是一位红装之身不成！他如果是女红装，是谁？是‘神狐天凤’么？”

常遇青脑海一阵紊乱，一时竟呆呆地站在绝壁之下。

古玉清掩口一笑道：“青哥，他们快要动手了，须要小心！”

古玉清这两句话把常遇青提醒，常遇青忙一定神，抬头一看，只见绝壁之上，一声巨响，光滑似镜的壁间，徒然冒出来四个斗大的红字：“绝命之壁！”

常遇青看了，口中“嘿”了一声，提起一口真气，双肩